

今宵皓彩皆同普

孙 博（加拿大）



一年一度又中秋。今年对我们一家四口来说，分别在多伦多、洛杉矶、西雅图欢度中秋节。倘若再加上我和内子的故乡——上海、广州，我们的团圆愿望涉及中、加、美三个国家及五个城市，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就像唐代诗人王建所云：“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那一轮皎洁的月光下，所有的情感都逃不脱遥远而又亲切的“故乡”。对于两个“香蕉人”犬子来说，他们在多伦多长大，这里自然成了他们的故乡。他们出生后，每年都在家里过中秋节，吃月饼、赏月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他俩上大学后，到了合法的喝酒年龄，又与我们对月共饮，阖家其乐融融。

近4年前，大儿子毕业后从事商业咨询工作，满世界跑，“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只好独自在外过中秋节了，也会在那天打电话，祝愿家好月圆。两年前，他跳槽到洛杉矶一家独角兽公司，忙得脚不沾地，更不可能回家共度中秋了。

小儿子今年毕业，8月底已赴西雅图的一家高科技公司任职。这也是他首次一个人在外过中秋节，内子不太放心，几次关照他要去买月饼吃，真所谓“几行千里母担忧”。好在他听话，提前到当地唐人街买了月饼，拍照传来，给啰嗦的妈妈吃了“定心丸”。他还在家微信群内提议，中秋节晚上全家视频共庆，我们都举手赞成。

作为漂洋过海30多年的“老华侨”来说，每到中秋佳节来临，我的思乡情更切，最近两年尤甚，仿佛如诗圣杜甫所说：“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

童趣乡思话中秋

董 晶（美国）

中秋之际，想起苏轼著名的中秋词，禁不住问身在海外的自己：“今夕是何年？”这两年我无法回国看望父母，心中却时常吟诵：“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思念家乡，思念亲人，日日萦绕在我的心头。

说起中秋，脑子里总是闪现童年的景象，它离我似乎已经很远很远了。那个曾经梳着两条小辫子，奔跑在四川雅安苍坪山上的我——一个顽皮的小姑娘，这些日子常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多少童年往事又在脑海里浮现。

我的童年是在雅安苍坪山度过的。雅安作为四川省的一个专区，位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城市环境好，周公山环绕，青衣江横贯中部并流经城区。青衣江大桥是上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援建的，横跨青衣江50余年，见证了雅安的历史与变迁。我曾经居住的苍坪山位于雅安城区，山形如新月，人们又称它为“月心山”。由于满山林木葱郁，绿荫如盖，加之山平坝坦，可大兴土木，形成一个少见的山林平坝居住区。

上世纪60年代初，雅安苍坪山成为部队机关家属驻地。我家曾居住在山上的一间旧宅院。那个院子由三三米高的竹子筑成围墙，院内共有两栋砖木结构建筑，一栋为二层楼房，另一栋为平房，均为青瓦屋顶。我和

家人住在楼房里，一楼窗子的玻璃，像哥特式教堂里的玻璃那样，是彩色的。院内有一片桃园，坡地上绿树成荫，有芭蕉树，枇杷树等多种果树，整个院子四季盛开着时令鲜花。

当春风吹绿了柳丝，柳枝随风摇摆的时候，那片桃园便热闹起来。桃花吸吮着阳光，依恋着春风拂来的暖意，以俏争春，争奇斗艳。那朵朵粉红色的桃花，犹如少女的胭脂。我曾在桃园里漫步，垂落的花瓣飘洒在身上，爱美的小姑娘总在遐想，希望有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一双粉红色的皮凉鞋、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在水蜜桃收获的季节，孩子们手捧着大大的星球形的桃子，它表面有一层细细的小绒毛，白里透红，咬一口，汁多甘厚，味浓香溢，入口即化，甜香醉人。

院子里还有几棵高大的桂花树。秋天，站在桂花树前，看着那一树的小花，黄灿灿的，如繁星点点，密密匝匝，充满生机。细细体味，小小的花朵，拥挤着欢喜，散发着香气，像是在宣布中秋节的到来。金秋八月，桂花开放时，远近都是花香。桂花的香，时浓时淡，能飘很远，经久不散。一阵秋风吹来，桂花掉落树下，从远处一望，就像掉下了一地碎金似的。童年的我，不知有多少个月光升起的日子，怀抱一枝桂花入梦，独揽一份馨香

入怀，享受秋月下的温馨与安宁。

那些年，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没有同孩子们在雅安度过一个中秋节；三十几岁的爸爸，两次进入青藏高原执行任务。常年陪伴我们几个孩子的是妈妈和外婆。外婆是孩子们的保姆，她的儿女和丈夫在抗战时都相继去世了。她虽然不是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但她在全家人的心中却胜似亲人。

上世纪60年代初，妈妈白天要上班，外婆带不过来5个孩子，我和妹妹被送进幼儿园住校。雅安城里当时只有一个糖果糕点店，里面卖的水果糖没有糖纸，我们叫它“光身糖”。能吃到“光身糖”也不容易，只有在礼拜天晚上，外婆送我和妹妹去幼儿园时，才给我们带上几块糖。我是一个极恋家的孩子，一进幼儿园就想家。有一次，在中秋节前夕，我从幼儿园的后门逃跑回家，我妈妈对我很是生气。那天傍晚，为了劝我回去，她拉着我的手，带我走进了那个诱人的糖果店，让我挑一样想吃的东西。我要了一块月饼，妈妈付了钱，把月饼递给我，让我保证以后不再从幼儿园逃跑。我点头吃着来之不易的月饼，吃了一半，含着眼泪回到了幼儿园。把另一半月饼分给了妹妹。

那些年的中秋节，买月饼、吃月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外婆总是把

买来的两三个月饼切成小块儿，分给每个孩子尝尝，就算过中秋了。但是1964年中秋节前夕，我舅舅从东北农村来看我，舅妈因生双胞胎难产，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去世了，舅舅此后没有再成家。他知书达理，对我们几个孩子视如己出，无比疼爱。他风尘仆仆地从东北来到四川雅安，竟在雅安糖果店买了10块月饼！长途跋涉的路费已经令舅舅捉襟见肘，他却把身上所剩的钱都买了月饼作为和我们见面的礼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酥皮、白糖馅儿的月饼，我们每个孩子终于在中秋节吃上一个完整的月饼，这是舅舅的深情厚谊，使我终生难忘。记得中秋的圆月升起的时候，我们站在桂花树下望月，捧着月饼，小心地品尝，那是多么难忘的幸福时光！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腾飞，如今雅安已经是一个繁华的现代化城市，苍坪山更加多姿多彩！本世纪初，一座现代化的雅安大桥建成，这座拱桥宛如一道彩虹悬挂于蓝色青衣江面，成为雅安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童年的故乡旧貌换新颜。辛丑之年的中秋，我虽不能回家，但是仰望中秋明月时，我要对父母和亲人们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有过失。令我欣慰的是，在人生昼夜如斯的轰鸣中，我曾测试过我的分贝，虽然我的音域狭窄，声音微弱，但它至少没有失真。

多少昼夜无声地从指尖滑过，多少属于我们的宝贵时光悄无声息地流逝，当那一双双陌生而又熟悉的眼神再次碰撞到一起，当彼此都懂得了那声问候下蕴藏着的含义，一切都变得释然了。人生多一份坦然和从容，就少一些伤感与哀怨。从此，我要拨开心头的雾霭，捕捉旭日的光彩，用丰富饱满的音节，谱写出人生优美的旋律。

蓦然想起刘禹锡的《秋词》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热爱人生，热爱属于我们的每一个季节吧！热爱这秋色、秋光、秋声谱写出的秋之韵律吧！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愿我们每一页的日历上都写满希望与丰盈！

聆听秋韵，聆听一份旷然与豁达。

其实，树叶从诞生到凋落，标志着生命在四季里不断地繁衍滋生和更迭。生而为人，自然也有人生的四季，我们曾经拥有过春天，在温柔蓬松的草地上，在鲜花盛开的公园里，在杨柳依依的河岸边，尽情吮吸过春天的芳菲，然而，面对季节的变换，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思绪萦绕于心。

我想起我的童年，想起美丽苍凉月光下动听的歌谣、开心的游戏；想起疏星下曾经豪迈的誓言，想起篝火边萦绕星空的欢笑……这一幕幕离我们并不遥远呀。人生要经过多情的春天、热烈的夏天，会收获成功也会

感到尴尬而又惭愧。从此以后，我工作再忙，也坚持每个月回家一次。

没过几年，我移居加拿大，两地隔了个大大的太平洋，“常回家看看”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但无论如何，我每年都要回国一两次，看望他老人家。只要一有机会，我都会尽力赶回家看看，有一年去北京开会，为了看望父亲，我搭周六最早的班机到上海，当天坐最晚的班机回京。

今年元月底，父亲迎来了期颐大寿。当天，上海市政府送来了贺牌、鲜花、蛋糕和慰问金。在病房内，家人和医护人员举办了简单而隆重的生日会，父亲带着金色的寿星帽，笑得特别灿烂，不停地用英文喃喃自语：Happy Birthday! 本来，按照“做九不做十”的民间习俗，大家庭准备在去年的春季为老人家庆生，我们一家四口都订好了机票，但因疫情取消了。

时至今日，父亲入住浦东护理院已过7年，健康状况时好时差，所幸家人可以预约前去探望。现在，我每天一睁眼，先到家庭群里查看父亲的病情，不停地用英文喃喃自语：Happy Birthday! 本来，按照“做九不做十”的民间习俗，大家庭准备在去年的春季为老人家庆生，我们一家四口都订好了机票，但因疫情取消了。

月到中秋分外明。不管在多伦多、洛杉矶、西雅图，还是上海、广州，尽管有时差，但我们都面对一个月亮，都会借机共庆，也会思念各自的故乡和亲人。行文至此，我忽然忆起宋人郭应祥的词：“琼楼玉宇，分明不受人间暑。寻常岂是无三五。惟有今宵，皓彩皆同普。”



案头上摆放着9颗球果。球果楔状长圆形，黄褐色，和土花生差不多大。我把球果托在掌心，像托着一座万仞之山。

这是南方铁杉的球果，是我从武夷山主峰黄岗山西坡捡回来的。如果说，有什么树最值得我神往，那便是南方铁杉。

黄岗山是武夷山脉主峰，海拔2160.8米，被称为华东屋脊，处于江西上饶市铅山县境内。我们的车行至桐木关。武夷山以桐木关为界，以南归福建省管辖，称南武夷，以北归江西省管辖，称北武夷。北武夷山2002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罕见的生物基因库，更是一个尘封的神秘世界。

在古代，桐木关是闽赣第一关，茶叶丝绸之路亦由此发端。山道险峻，悬崖壁立。车在山中转了半个来小时，眼前突兀一片冲天而起的南方铁杉林。南方铁杉似杉非杉，是松科大家族的重要一员，墨绿而油黑。

在一处弯道边，车停了下来。保护区分管科研的副局长方毅充满豪情地对我说：“这个地方叫猪母坑，海拔1850米，武夷山的南方铁杉种群分布约1560公顷，在世界范围内罕见，同一纬度，也仅有武夷山分布，以猪母坑的种群分布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郭英荣指着路边一棵高耸入云的南方铁杉说：看看吧，这是南方铁杉之王，胸径有127厘米。

我仰头望着树王。它高大挺拔，独干直条而上，枝桠一层一层，形成巨大的冠盖，如高压塔。干桠平展外斜而梢梢微微翘起，针叶如梳，平散而开如摇扇。我数了数枝桠层，有18层。冠盖严实，但针叶并不层叠稠密，一根根枝桠分割出天空线，透出纯白的天光。

路边空地竖了一块科普牌，蓝底白字：南方铁杉为松科铁杉属下一变种。是我国特有的珍稀裸子植物，第三纪孑遗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在其他地区零星分布，唯有武夷山脉黄岗山区域保留着面积约为400公顷。树龄约300年的南方铁杉原始林，极为罕见。这棵苍天古杉，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它树形高大、优美，且枝条众多像人的手臂一样伸展开来，我们称它为“千手观音”。

路下，是一片密密的南方铁杉林。我从公路跳下茅草地，地上是厚厚的积叶层，脚踩在积叶上，很松软。这块小山地是山鞍，颧部似地凸起，有13棵高大的南方铁杉，高耸入云，冠盖遮住了整个山鞍。我抱了抱其中一棵，可以环手。郭英荣说，这里随便抱一棵南方铁杉，都是环抱粗，树龄普遍约有300年。

黄岗山多雨多雾。方毅说，今天阳光好，满山金光闪闪，十分难得。我站在林子里，看不到阳光，但光线很清晰。从山鞍右边而下，有一条很狭窄的小路，是行脚踩出来的。路斜缓，但很陡峻。郭英荣站在一棵南方铁杉下，说：谷底的对面，有一片90亩南方铁杉林，在2014年，是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南京林业大学合作的固定监测大样地，每年林业专家会去样地采集数据，走出了这么一条巴掌宽的路。

从山鞍俯瞰下去，簸箕形的山谷并不深，高大茂密的乔木树冠如一片绿色之海，在寂静中涌动。树王冲天而上，高约35米，如一朵墨绿的蘑菇云。山谷中的高大乔木以南方铁杉为主，可林下积了厚厚的阔叶树落叶。

沿谷而下，郭英荣很神秘地交代我：这一带是黄腹角雉的主要栖息地之一，常有黄腹角雉在觅食或求偶，黄腹角雉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约4000只，与江西省乌白鹤一样珍贵。

我竖起耳朵听林中动静，山谷静谧，“咕哩，咕哩，咕哩”，鸟的啼鸣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是一种鸚鵡类鸟在叫，啼鸣清脆而悠远。到了半山谷，涧水淙淙之声

南方铁杉

傅 菲

响彻。越往下，涧水声越响亮，听得出，涧水流量很大，流速激荡，哗哗哗，奔泻飞出沟谷。对面的山体巨型石壁横截，阔叶树丛生。菊花色的阳光盖住了山坡。而我身处之地，是南方铁杉生长最密集的地方。树干粗壮，树皮红润。树皮红润是生命旺盛的直接体现。

林中，一棵山矾和一棵女贞开出繁缜的白花。两棵树相距约20米，在同一个坡度上，树冠从南方铁杉的冠盖之下斜出，取得一片空隙。两树之花，均细碎纯白，花瓣有油质绒毛。这是山谷中唯独开花的两棵树。接近谷底，有南方铁杉和其他松科树，倒在矮灌木中，寿终正寝。南方铁杉寿千年，但不是每一棵铁杉都能活三五百年，甚至千年，特定的地质、风向、酸碱度，决定了寿命。

下到了谷底，有一片槭树林，槭树并不粗，最粗的一棵只有碗口粗，但高约15米以上。谷底是一块约千平方米的平地，看得出来，这里在10年前，有过高大乔木林，其中的几棵连片的高大乔木因为自然的原因，比如雪灾或泥石流，而死亡了，留下了树窟。槭科树以强大的繁殖力和生长力，占领了谷底。

我们沿路返回。我请教郭英荣：这大片南方铁杉林，我没看到一棵南方铁杉幼苗，都是高大粗壮的，这是怎么回事？

他对北武夷木本植物有8年的深入研究，他说，这就是南方铁杉珍稀之处。他拽下一支树桠给我看，说：南方铁杉主要分布在海拔1260—2010米之间，生长缓慢，树寿千年，可以延续至顶级群落并成为优势种，但花粉无气囊，多数散布距离不远，散布能力非常小，自然迁移能力很低，且生活在阴湿地带，是耐阴湿树种，却又喜欢阳光。南方铁杉以种子进行繁殖，且只有在环境适宜的斑块中才能萌发，幼苗幼树主要分布在林缘和林窗或者空旷地。在大森林中，一棵南方铁杉种子找到发芽生根的地方，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棵南方铁杉，都是大自然杰出的造化。

在山鞍，我蹲下身子，扒开落叶找球果。风球果藏在落叶之下。球果很小，1/3节无名指长。我问郭英荣：黄山松、湿地松、油松、高山松、塔松，它们的球果都大如土豆，南方铁杉的球果怎么这样小？

球果大容易被松鼠发现，松鼠爱吃球果，球果小难发现，这就是南方铁杉进化而来的智慧。郭英荣说：

我捡了9颗球果，塞进了衣兜，长久仰望南方铁杉之王树，便想：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人真是沧海一粟。人仅仅是树上的一支松针。

我眺望群山夹裹之下的桐木关大峡谷，夕晖暖照，绵亘百里，气吞江河。猪母坑的山坡悬直而下，南方铁杉林凌空耸立，每一棵南方铁杉如铁塔高悬。路边也即林缘地带，云锦杜鹃在爆血红色的倒尖型花苞，马银花则满树簇拥红花。

黄岗山是一座大自然的神庙。我每次来，都带着惊喜心。而这次来，更像是朝圣。南方铁杉值得我膜拜。一代代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为保护北武夷的生态多样性所付出的艰辛，更让我钦佩。

